

快樂的人們

德國蘇德曼著

周頌棣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現 代 文 學 叢 刊

快樂的人們

德國蘇德曼著
周頌棣譯

序

蘇德曼 (Hermann Sudermann) 生於一八五七年，在東普魯士與俄國接境的一個小村中。他底父親是一固釀酒工人。他受過大學教育，充教師和雜誌記者有年，三十歲後，便以一個著作家聞名於世。死於一九二八年。

他和霍卜特曼並稱為現代德國劇壇的兩大明星，又是著名的鄉土藝術家。代表他的鄉土藝術的兩部作品，在中國都有譯本。一部便是憂愁夫人，為胡仲持君所譯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已有好多年。另一部是貓路（一譯貓橋），最近在上海支那書店出版，譯者是成紹宗君。收集在這裏的三個短篇，是由他的英譯短篇集 The Indian Lily 中轉譯的。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著，但我覺得這三篇很可以代表蘇氏的技

術，和說明他底一生的思想的轉變。

第一篇輓歌是描寫一個誠樸的，沒有見過世面的少婦的對於愛的憧憬和啟示，在心理描寫方面，我覺得這篇是很成功的。而且也可以看出一點作者的鄉土藝術的手腕來。

第二篇蒂亞，是一篇充滿浪漫的和樂觀的氣息的散文詩。蒂亞是象徵所謂靈的，但肉的意味又很濃厚。作者在這篇裏對於人生的種種見解和批評，雖然有不免幼稚的地方，不過他的態度是誠懇的，熱情多於諷刺，有很多可以令我們反省的地方。

快樂的人們是一篇清雋的隨筆，也是一張速寫的漫畫。像那位父親這樣自得其樂的人，在社會上大概不少吧。他的子女，一羣活潑潑猴子們，令人看了却不免要苦笑。

這三篇東西，都是偏重在技巧一方面的。作者對於每旬句子，似乎

都經過一度雕斲。因為這樣，翻譯便不容易，在譯者的本意，原想把英譯本所具的風韻都傳達過來。無如學淺力薄，非特這個是一種徒然的希望，即句子的嚙嚙，破碎，晦澀，也出乎尋常，至於譯錯的地方，恐也不在少。這是應向讀者們道歉，並希望讀者們不棄，予以指正的。

譯者十九年盛夏。

快樂的人們

目次

序.....	一
輓歌 (The Song of Death).....	一
蒂亞 (Tha).....	五五
快樂的人們 (The Merry Folk).....	一五五

輓歌 (The Song of Death)

旅館底鐘用疲弱的、顫動的鳴聲，向海灘上的遊客們報告時刻。

『是用餐的時候了，那坦尼爾。』一個纖長的，可是很壯碩的，手指間夾着一本書的少婦，對在她旁邊在許多披巾裏擠成不成形的一團東西說。好容易這團東西將它自己展了開來，漸漸擴伸成一個人形——胸膛低陷，腿細而瘦，肩膀窄狹的，裹在飄飄的衣服裏面，有如在立尾拉（註一）海上可以成千的看到的那些人一樣。

正午的熾熱的太陽下燒在灰黃色的巖壁上，涅微（註二）遊場便從這山巖開闢出來的。山巖傾落到海，成一種曲折起伏的形狀，大石高聳。在海底藍鏡子上面，閃爍着一個太陽光線織成的銀色的網。光如此廣無涯地汎濫着景物，連在園牆那面植着的，筆直高聳的黑扁柏，都

像反射出一種光輝來。

潮水是靜靜地。祇有被限囿的，面上蓋着燦爛的泡沫的泉水，瀉入岩間空谷裏去，無力地潺潺響着，嗚咽着。

晨餐的鐘聲帶一種新的生命的激動給在岸上的擠作一團的形像們。

『會吃者病可愈，』這是軟弱的動物們底格言，他們底手是已經軟弱到連叉子都不能遞到他們底口邊去了。但他，僅僅爲安息他底靈魂，來到這永恒的夏的地方的他，嚥着空氣底香味，餓得發着抖，像等不到用餐的時候了。

少婦用一種溫雅的強迫，挾着病人底細瘦皺縮的手，小心地領他通過一條陰寒的，狹窄的路，這條路夾在高高的圍牆中間，直通到鎮上，就是在大熱天都有一股叛逆的流氣吹拂着的。

『你可知道你底嘴蒙住沒有？』她問；艱難地，使她底活潑的步調和她底伴侶底慢拖的脚步相合。

密厚的披巾後面，一聲含糊的喃喃聲，便是他底唯一的回答。

她略伸一伸她底項頸——一條滾圓，雪白，結實的項頸，有兩條玫瑰紅的細皺紋嵌在圓肉中間。她闔攏眼睛，熱情地吸取鄰近花園裏的芬芳的氣息。這是一種奇怪的混合氣息，好像是從一家藥舖子底草藥室裏吹送來的。一條搖曳着的太陽光滑溜過她底堅實的，成短曲線的頰顙，那頰顙，除了血管底暗紅部份——這是失眠的夜使它呈露在多血的美人們底蒼白的臉上的——差不多是全部乳白色的。

一羣笑着的人們迅速地走過——穿白袴子的英格蘭人和他們底太太們。羽帶軟軟地盤在細頭頸上，兩端在空中飄舞；微紅的頭顙上搖擺着又光又亮，同德國馭者底高頭飾一樣的小圓帽。

少婦在這些快樂的人們後面拋了注意的一眼，一面將她底病文夫底手臂更挽緊一點了。

其他一羣羣的人們接着上來。越過這一對，這是並不困難的。

『我們將剩在最後了，瑪麗，』那里尼爾喃喃說，帶着病人們所容易發生的怨望。

但少婦並不聽到。她正在諦聽着沿着兩旁高牆底傳音板傳來的，清清楚楚地聞得見的一陣絮語。因為講的是法國話，所以她不得不聚精會神地去聽，以免失去談話底完整的意義。

『我希望，馬丹，你底叔父病得不很利害吧？』

『不要緊的，先生。但他喜歡清靜。因為散步使他討厭了，所以他寧願在一把靠臂椅裏度過他底日子。而我底職務是服侍他。』一個拱角，突出的 *Voilà*，擋住了說話底聲音。

接着停了一會兒。於是男的聲說：

『那末你是永遠不自由的了，馬丹？』

『差不多永遠不。』

『那末我永遠不能希望有在岸上會見你的幸福了？』

『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！』

『Mille remerciements (千謝) 馬丹。』

一種特別柔軟的，含蓄的語音在這個簡單的「謝」字裏回響着。在這語音裏面低訴出私心的願望和難言之隱。

瑪麗，她雖然並不看見，但彷彿親歷到調情或獻媚似的，做了一個簡截的羞怯的姿勢。接着又像被人發見了，怕起羞來，她呆呆地站住。

這兩個那末……就是那兩個了。

他們的確互相交識過的呢！

她是一個秀麗的，身材小巧的法蘭西女人。她底身材雕刻成一種異常纖細的式樣，使她走動的時候，好像一匹鳥在掠飛。造成這個現象的或許是她底步態吧？或許是她底肩膀底美妙的波動吧？誰可能說呢？……她不在普通席上用餐，而是在食堂的一個角落裏，同着一個紅眼皮的，下頰上有稻根子一般的白鬚鬚的，臃腫的老年紳士。她走進食堂的時候，微笑着向四面飛一眼，但沒有對任何人注看或打招呼。她很少吃菜——至少以瑪麗底壯健的胃口而論——直到湯送上之前，祇細嚼着棗糕當尾食品，接着，她底奇纖的手腕上戴着底鐲子奏出一種怪異的仙樂。她戴着一個結婚戒子。但這個老紳士可是她底丈夫？這樣的疑問永不會發生的。因為她對他的態度是一個頑皮的但被小心管束着的孩子的態度。

他呢？——他坐在和瑪麗相對的一邊。他是一個很陰暗的青年男

子，有漆黑的憂鬱的眼睛——意大利人底眼睛，在她底故鄉保麥尼亞（註三）有人是這樣稱呼它們的。他有非常白皙的纖小的手，和一片剪得如此之短，連臉頰底皮膚都像有一種青色的閃光似的，鬚曲的小鬍髭。他從來不對瑪麗說話，大概因為他不懂德國話的緣故。但她時常會讓他底眼睛停在她身上，帶着或種微笑的表情，這種表情在她看來是很可責備的，而且使他非常惑亂。這樣地，可是，這個已經到了那樣的程度，當她預備入席的時候，她底思想總要爲他忙亂，而且這也常常有的，她在食堂門口問她自己：『我不知道他可來了沒有，或者還等一會兒來吧？』

在這幾天之內，這個青年男子從他底左肩上面望過去，望到那旁年青的法蘭西女人坐的桌子上，這種傾向頗爲人所注目。而且有幾次這種矚視還碰着了報答的一瞬，雖然是疾飛而過的，且有甚於此者！她

會被人發見，當魚和燒烤之間，她一面把葡萄一粒一粒地塞進她底嘴裏去，一面帶一種微笑的躊躇的神情凝視着他。他當然不感覺到那一切，但瑪麗懂得這個，她又詫異又略有點震動。

他們的確是互相交識過的呢！

現在，他們雙方都顯然沉默着，思索着，他們纔不過到了可聽見的距離之內。

一會兒，他們已迅速地越過這爬行着的一對了。女的朝下面看，踢着小石子；男的鞠了一躬。對於一個不過同桌子吃吃飯的鄰伴，這種表示是又鄭重又合禮的。

瑪麗漲紅了臉。那是常有的，太常常了。於是她忸怩不安。她常常因為怕臉紅而臉便紅了起來。

男的看到這個，但並不笑。她心裏感激他；接着更漲得滿臉通紅，因

爲他「或許」正在肚裏笑呢。

「我們祇好又吃冷雞蛋糕了，」病人朝他底披巾喃喃說。這一次她懂得他底意思了。

「那我們可以吩咐他們來新鮮的。」

「咦，」他埋怨道，「你沒有這勇氣吧。你是老怕侍者們的。」

她仰視着他，帶一個憂鬱的微笑。

這是真的。她是怕侍者們的。那是無可分辯的。她之必須與這些頭髮光光的，穿晚禮服的，褐膚色的紳士們周旋，是她底恐懼和煩惱底不變的來源。他們大都不肯來細聽她底盤腳法國話和更壞的意大利話，使自己攪得頭昏腦漲，而且他們還敢嗤笑，那時候怎麼辦呢！……

但他是白耽心的。早點心並不是雞蛋糕，而是雜有長條牛乳餅的湯麵。他是忌吃這樣東西的。

瑪麗把他底日常飲料，牛乳和白蘭地，攪和好因爲看到他嚙着這滋補品的蒸汽的那種貪急的樣子，心裏暗暗歡喜。

褐膚色的紳士已經坐在她對面了，他底綠絨般的眼睛底視線時掠過她身上。她對於這種視線比往常更銳利地感覺到了，更不敢去碰到它們了。一種奇突的，一半愉快，一半怨怪的感情統制住她。但她又找不出理由來可以說他，說他底注意是超出了規矩之外。

她摸摸她底棕紅色的秀髮底濃重的鬆綰。髮綰在鬢角上面彎曲成馬頰那式，沒有燙也沒有盤，只是單簡的，光光的，合體於一個德國北部底教士底妻的。她實在想用嘴唇去濡濕她底手指，摸摸頭髮。這個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的裝飾藝術。但在吃飯的時候總不應該。

他穿一件黃綢短衫，綴有一種馬鞭子底蘇頭一樣的花邊，一束紫羅蘭插在他底鈕孔裏。花香飄浮過桌子。

現在年青的法蘭西女人也走進食堂來了。她十分小心地緊挽着她底老叔父底手臂，一面滔滔不絕地對他說着美妙的閒話。

褐膚色的紳士打了個寒顫。他咬着嘴唇，可並不旋過身來。女的也毫不注意他。她用她神經質的手指搓着麵包球，和她底手鐲開玩，讓一盤盤的菜光下，不碰一碰它們。

她穿着的那件乳皮色的長馬甲，使她底身材更顯得高而易折。她像是一種太陽和朝露織成的東西，光采奕奕，令人不能逼視的——兩手已經給早上的苦工弄得血紅，肩膀赤裸的瑪麗，對於她的感想是如此。

當燒烤送上的時候，那坦尼爾略略活了點轉來。他麻煩她，要把披巾束在他底肩膀後面，報答她用一個滿足的微笑。在這樣的剎那間，他彷彿是救世主，這是她底姊妹安娜底意見。眼睛在它們底藍色的空